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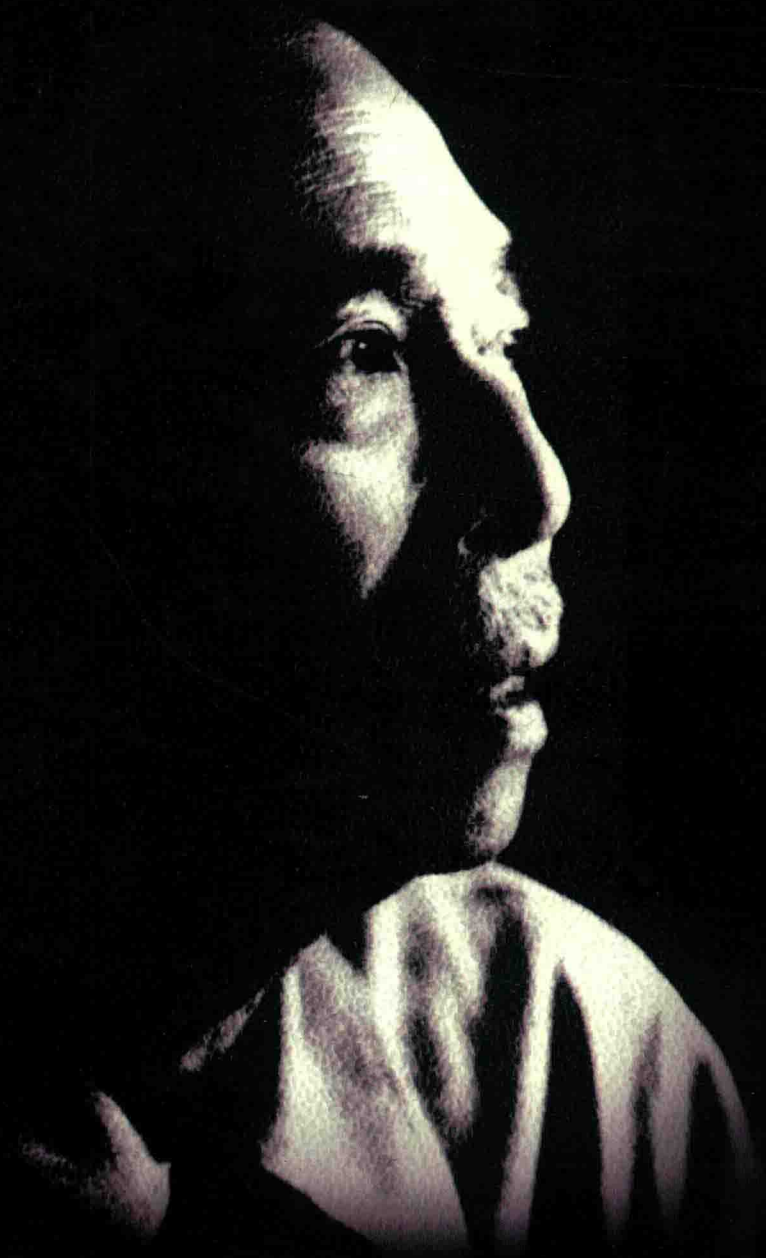
茅盾研究
八十年書系

錢振綱·鍾桂松◎主編

55

父親茅盾的晚年

韋韜、陳小曼◎著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茅盾研究
八十年書系



錢振綱·鍾桂松◎主編

韋韜、陳小曼◎著

55

父親茅盾的晚年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父親茅盾的晚年／韋韜、陳小曼 著——初版——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民 103〕

目 2+280 面：19×26 公分

（茅盾研究八十年書系：第 55 冊）

ISBN：978-986-322-745-8（精裝）

1. 沈德鴻 2. 傳記

820.908

103010667

中國茅盾研究會《茅盾研究八十年書系》編委會

主 編：錢振綱 鍾桂松

副主編：許建輝 王中忱 李 玲

特邀顧問：

邵伯周 孫中田 莊鍾慶 丁爾綱 萬樹玉 李 岫

王嘉良 李廣德 翟德耀 李庶長 高利克 唐金海

ISBN-978-986-322-745-8



茅盾研究八十年書系

第五五冊

ISBN：978-986-322-745-8

父親茅盾的晚年

本書據文化藝術出版社 2008 年 6 月版重印

作 者 韋韜、陳小曼

主 編 錢振綱 鍾桂松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4 年 7 月

定 價 60 冊（精裝）新台幣 12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父親矛盾的晚年

韋韜、陳小曼 著

提 要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七日爸爸溘然長逝。

自一九一六年八月爸爸跨進上海商務印書館的大門之時起，爸爸在中國文壇上馳騁了整整六十五年，為中國新文學運動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爸爸六十五年的文學生涯，從一個側面，反映和印證了中國新文學運動的歷史。這段歷史若能完整地記載下來，將是十分珍貴的文化遺產。然而爸爸晚年撰寫的回憶錄《我走過的道路》，卻把結尾的時間定在一九四九年，也就是僅僅回憶了前三十三年的文學歷程。爸爸沒有告訴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做，我們猜想，大概他認為自己真正的創作生涯是在前三十三年，而後三十二年主要從事於文化領導工作。

爸爸去世後，我們聽到社會上許多反映，認為爸爸的回憶錄只寫到一九四九年是非常遺憾的，於是不少出版社和雜誌社熱心的編輯希望我們能彌補這個缺憾。

隨著茅盾研究的開展，國內外越來越多的茅盾研究佳作絡繹問世，評傳、專著、論文、傳記、年譜、詞典等已出版了不少。我們感謝並祝賀他們取得的豐碩的成果。但是，這些著作主要是講述爸爸的文學活動的，研究者和讀者們也希望能看到更多的、第一手的真實反映爸爸日常生活和精神面貌的資料。當前又有個別人專以搜羅甚至編造作家的所謂「秘聞軼事」來取悅和招徠讀者。因此，我們作為茅盾的後代，有責任盡最大的努力，將我們所知道的爸爸的真實情況奉獻給讀者，同時，也儘可能彌補爸爸的回憶錄《我走過的道路》所留下的遺憾。

這本書著重寫了爸爸一生中最後的十五年，即從文化大革命開始到爸爸謝世，因為這十五年我們和爸爸始終生活在一起；而「文革」前的十七年，只能選擇我們所知道的若干重大事件，作一概略的回述。所以，這本書就命題為《父親茅盾的晚年》。由於水平所限，我們這隻禿筆未必能將爸爸的高尚情操和偉大人格完整地向世人傳達出來，但我們盡力使它最大限度地接近於歷史的真實。

韋韜 陳小曼 二零零六年八月修訂



目

次

風暴前夕	1
紅衛兵抄家	13
大串連	21
沉默也是抗議	29
含飴弄孫	37
痛失患難與共的老伴	49
消沉中思念親人	63
與舊體詩詞的「姻緣」	79
圓夢	91
鍛煉・中秋節・遊公園	109
「批林批孔」	119
搬家	127
謠言四起的一年	143
丙辰清明	155
「大地震」	173
「撥亂反正」	185
第四次文代會的召開	199
寫回憶錄（上）	215
寫回憶錄（下）	229
「雜家」的負荷	241
最後的日子	257
後記	279

風暴前夕



一九六五年元旦，我們照例帶著兩個孩子到爸爸媽媽家去過年。爸爸不在家，他在文化部參加團拜了。媽媽把韋韜叫到一邊，悄悄地說：「你知道嗎，不讓你爸爸當文化部長了！」韋韜不禁一愣。其實這事本在意料之中。還在一九六四年春夏交，我們就聽說毛主席對文藝工作有兩個批示，指責文聯各協會十五年來，基本上不執行黨的政策，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批評文化部是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和外國死人部。那

時，我們已經預感到一場新的政治風暴正向文藝界襲來，爸爸作為在位已十五年之久的文化部長，看來「罪責難逃」。可是驟然聽到這個消息，仍然覺得震驚。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茅盾被任命為中央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第一任部長。這是十月二十一日中央文化教育委員會宣告成立時全體委員的合影。第二排左起第五人為茅盾。

爸爸本來就不想當文化部長。在建國前夕，周總理動員他出任文化部長時，他就婉言推辭，說他不會做官，打算繼續他的創作生涯。媽媽更有她的如意算盤：她想在西湖邊買一棟房子，定居杭州，讓爸爸從從容容地寫作。她說，自從大革命失敗之後，他們一直在國民黨的通緝和盯梢之下，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現在可以安定地住下來，讓爸爸把沒有寫完的幾部長篇小說完成。後來毛主席親自出面找爸爸談話，說文化部長這把交椅是很多人想坐的，只是我們不放心，所以想請你出來。爸爸問：「為何不請郭老擔任？」毛主席說：「郭老是可以的，但他已經擔任了兩個職務，一個是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一個是中國科學院院長，再要他兼文化部長，別人更有意見了。」又說：「聽說你不願意做官，這好解決，你可以掛個名，我們給你配備個得力的助手，實際工作由他去做。」後來知道，這位助手就是周揚，文化部第一

任副部長。這樣，爸爸就當上了文化部長，一幹就幹了十五年，其間，副部長換了好幾任，就他這部長始終未動。爸爸曾兩次向周總理提出辭呈，都未獲准。現在毛主席的兩個批示傳達下來，文聯所屬各協會都在整風，文化部的幾位副部長又連遭批判，我們就預料，爸爸離開文化部長職位的日子也為時不遠了。



在一九六五年一月五日閉幕的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茅盾不再擔任任職已達十五年之久的文化部部長職務，同時，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這是擔任政協副主席的茅盾。

過了幾天，報紙上公佈了免去爸爸文化部長職務，改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消息。周末，韋韜得空向爸爸問起此事的經過。爸爸說：「早在一個月前我就知道了。在一次國務院全體會議之後，總理把我留下，談了這件事。總理說：『文化部的工作這些年來一直沒有搞好，這責任不在你，在我們給你配備的助手沒有選好，一個熱衷封建主義文化，一個推崇資本主義文化。我知道你一開始就不願意當這部長，後來又提出過辭職，當時我們沒有同意，因為找不到接替你的合適人選。現在打算滿足你的要求，讓你卸下這副擔子，輕鬆輕鬆，請你出任政協副主席，你有什麼意見嗎？』我當然沒有意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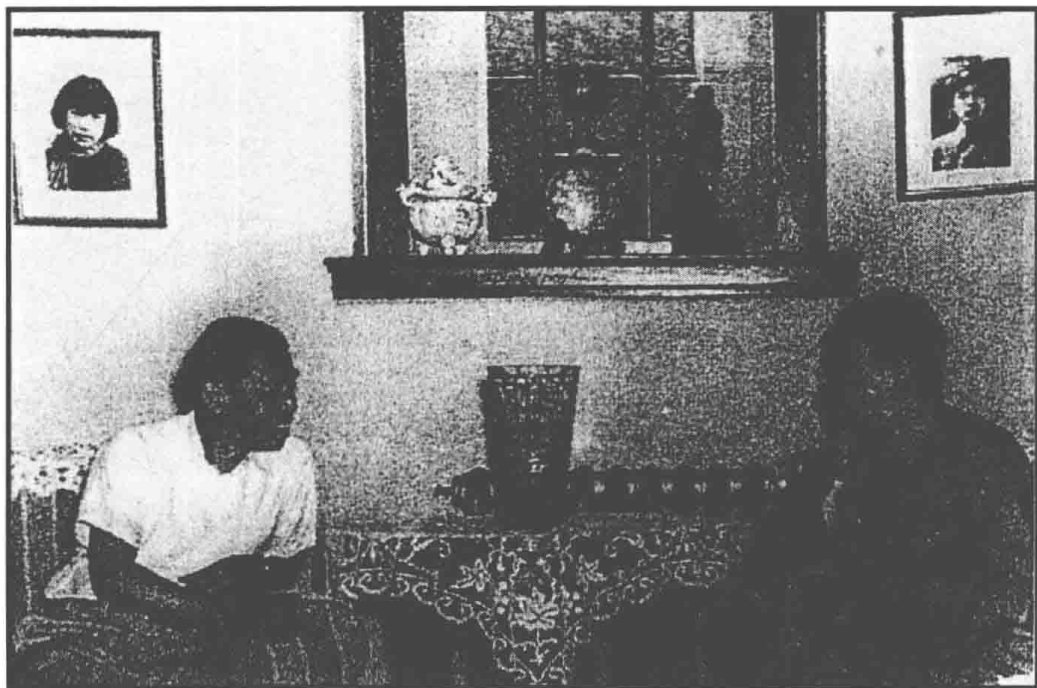
總理又說：『新的文化部長很難找，目前尚無合適對象，只好暫時讓陸定一兼任，另外打算從軍隊調幾個人來，不過完全由當兵的來管文化工作怕也不行，所以準備從上海調石西民來。石西民你認識嗎，這人過去也犯過錯誤，不過這幾年在上海幹得還不錯。』我問總理：『我這個作家協會主席也已經當了十幾年了，工作沒有做好，可不可以這次也一起調換調換？』總理說：『那就不必了，作協的問題主要也不是你的責任，你不當作協主席還有誰能當呢？』爸爸對韋韜說：「從這件事可以看得出總理是煞費苦心的。」韋韜問：「不過這次文化部長的變動，恐怕與毛主席的兩個批示有關吧？」爸爸點頭道：「那當然。」卻沒有再講下去。

一週後，周揚也來長談了一次，主要是向爸爸介紹文藝界學習和貫徹毛主席兩個批示的情形，也談了夏衍、田漢、陽翰笙所犯的錯誤。又說：「主席對文化部和各協會的批評，主要責任在黨員領導幹部，是他們馬列主義水平不高，犯了錯誤。聽說您要離開文化部，這樣也好，以後可以用更多的精力來領導作協和文聯各協會的工作了。」

不過從此以後，爸爸除了參加政協和統戰部的一些會議和外事活動外，基本上推辭了文藝界的活動，在一年半的時間內，沒有寫一篇文章，只出席過兩次作協理事會和一次青年業餘文藝工作者大會。因為已經有各種徵兆顯示出文藝界批判的矛頭可能指向爸爸。



一九六四年在寓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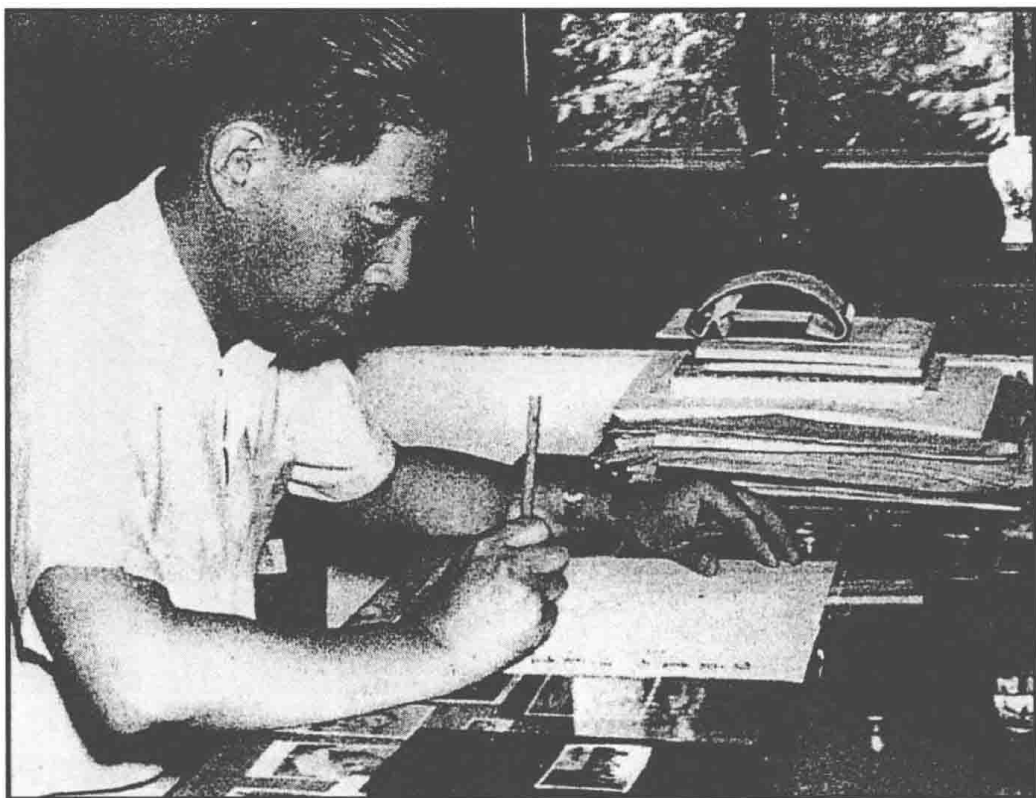


一九六一年八月，茅盾和夫人在寓中小憩。

爸爸從文化部離任後不久，報刊上就開始了對「中間人物論」的批判，對象是作協常務書記邵荃麟，批評他一九六二年八月在作協組織的大連「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上散佈資產階級文藝觀點，以提倡寫「中間人物」來反對寫英雄人物。其實邵荃麟的觀點是：在強調寫英雄人物的同時，也要重視對中間狀態人物的描寫，因為矛盾往往集中在這種人物的身上，他們也是一種典型。爸爸是參加了大連會議的，他在會上發了言，邵荃麟的觀點其實就是爸爸的觀點。

記得一九六二年七月下旬，爸爸率領中國代表團參加莫斯科裁軍大會回來不久，心情不好，身體也感到勞頓，打算和媽媽去大連休假，正好兩個孩子放暑假，我們便帶了孩子隨同他們去度假。那時作協正要開一個農村題材的創作座談會，邵荃麟、郭小川來請爸爸參加，聽說爸爸要去大連，就決定會議在大連召開。

我們於七月三十一日乘船到大連，住在楓林街的市委招待所。八月一日參加了建軍節的慶祝活動，八月二日起，爸爸就天天參加會議，十六日會議結束，十七日我們就啓程回北京了。所以，爸爸雖說是去大連休養，其實比在北京還忙。我們只去過一次海濱浴場，因為招待所離浴場甚遠；平時我們就帶著孩子在附近魯迅公園中消磨時光。



一九六二年八月，茅盾出席了中國作家協會在大連召開的「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這次會議就大躍進以來農村發生的種種變化和存在的矛盾以及如何在創作中反映等問題進行了討論，也議論了怎樣寫英雄人物和要不要寫中間狀態人物的問題。後來在文化大革命，這個會議被誣為「大連黑會」，會議主持邵荃麟遭到殘酷迫害，茅盾也因所謂散佈「中間人物論」而遭攻擊。這是茅盾那年夏季在家中寫作。

座談會就在作家們下榻的大連賓館召開。十二日以前是作家們發言，十二日那天爸爸發了言，十四日邵荃麟作了總結。會議期間，韋韜曾問爸爸會議進行的情形，爸爸說：「這是一次討論農村題材創作的會議，到會的作家都是寫農村題材的。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困惑，就是不知道該怎樣來反映大躍進以來農村的變化，而又不違背黨的農村政策。他們還認為這幾年的農村題材作品普遍存在著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爸爸笑笑接著說：「農民終歸是農民，解放以來雖然覺悟大有提高，但究竟是小生產者，有些尾巴是不能硬割的。我這幾天在看林則徐的日記，林則徐是民族英雄，愛國主義者，但從他的日記仍能看出他還有封建主義、唯心主義的一面。林則徐尚且如此，何況農民。」爸爸在座談會上的發言中，也講了他讀林則徐日記的體會。他還認為，寫工人農民，不能只寫兩頭，即只作為學習榜樣的和作為批判對象的，

也應該寫處於中間狀態的，並且要作為典型來寫。他舉了馬烽的《三年早知道》為例，說這篇作品中的中間狀態人物就寫得很生動。

所以當報紙上一開始批判邵荃麟，我們就覺得醉翁之意不在酒。譬如有人問：「中間人物論」究竟是誰最早提出來的？誰是發明者？言外之意邵荃麟還有個後臺，沒有揪出來。

不久，我們又風聞電影《林家鋪子》將作為毒草進行批判。果然，到了五六月間，報刊上的批判文章開始湧現，《文藝報》還出版了批判專號。批判的是夏衍，但明眼人一看到就明白這矛頭是對著茅盾的。我們週末去看望爸爸，希望能談談這件事。我們發現爸爸仍舊像往日那樣平靜地躺在床上看書，看不出有什麼情緒上的變化，也不談外面鬧得沸沸揚揚的批判電影《林家鋪子》的事，就好像這件事從未發生過一樣。我們心裡納罕，只好悄悄地問媽媽，媽媽顯得憂心忡忡，小聲說：「我覺得大禍要臨頭了，可是你們爸爸不讓我亂說，他說他還要觀察。」

爸爸的確很沉得住氣，一切照舊——宴會、看戲等外事應酬照樣參加，每週一次的政協國際問題座談會也照去不誤，只是增加了幹家務的時間。

從一九六一年五月起，爸爸就開始幹家務活了。那時，家裡的女工走了，有幾個月沒有找到新的，媽媽就親自買菜做飯，爸爸則負責打掃自己的臥室。漸漸習以為常，等到新女工來，爸爸也不再要她打掃自己的臥室，把每天早晨半小時的打掃衛生列為自己的「必修課」。後來又增加了新的內容：每逢女工休息日或媽媽身體不適時，早起為上小學的孫女——小鋼煮牛奶，晚上則負責封好蜂窩煤爐以防熄滅。常常剛幹完家務活就匆匆忙忙換上衣服，坐上汽車，去參加某個會議或接見某位外賓了。爸爸自我解嘲說：「別看我在外是文化部長，在家可是個火頭軍哩。」從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七日爸爸的一則日記中可以窺見他從事家務勞動的一斑：「……今晨三時許醒來，後又睡，但已不酣。五時許又醒，到廚房（廚房在樓下——筆者注）看煤爐是否熄滅。蓋昨晚看電影回來，煤爐（蜂窩煤球爐）已奄奄一息，急圖挽救，燒了木柴，至十時後似有望，十時後我下去看了三次，十一時始將爐門閉緊，但心中唯恐再生毛病，蓋不閉又恐不能維持至清晨，閉則又恐其熄。幸而尚好，於是把粥鍋放上，又回來躺了一小時，朦朧而已，半睡半醒，至六時半起身。做清潔工作半小時，煮牛奶。……」



一九六五年報刊上批判電影《林家鋪子》的文章。

及至一九六五年卸去文化部長之職，外事活動驟減，文化部門的活動又推託掉，過起從未有過的消閒日子，自然就增加了家務勞動的時間。爸爸說：「人要經常活動筋骨，老是坐著躺著容易僵化，我年輕時就吃了不愛運動的虧，現在老了想改也難了，只能做做清潔工作了。」

從外表看，爸爸對報刊上那些批判文章的關注程度遠不及他對孫女小鋼的關心。小鋼從四歲起就經常被爺爺奶奶接去暫住，直到十歲後才徹底回來與我們同住，因此爸爸媽媽對小鋼非常寵愛。小鋼是景山學校第一屆學生。

景山學校是個實驗學校，從小學一二年級起就試點教古文。小鋼回家做作業時，爸爸發現有些內容不適用於幼童理解，就另選了一些教她。社會上掀起批判夏衍、邵荃麟之風時，小鋼自然毫不知情，更不知爺爺的心情，仍纏著爺爺給她講古詩文。爸爸答應了，而且認真地選材和「備課」，把「課本」用毛筆字工整地謄下來，裝訂成冊。爸爸究竟給小鋼講了幾次課，已不可考，但留下來的「課本」那詳細的注釋，卻使人感到一種豁達與灑脫，正如毛主席在《水調歌頭》中寫的那樣：「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閒庭信步。」下面就讓我們來欣賞一篇爸爸給孫女寫的杜詩注釋。



茅盾與孫兒孫女。

畫鷹 杜甫

素練風霜起，蒼鷹畫作殊。
掇身思狡兔，側目似愁胡。
條鋌光堪摘，軒楹勢可呼。
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

〔注〕此詩也是杜甫少年時作，大約比《望嶽》稍晚一、二年。

「素練」，白色的絹，古人大都在白色的絹上畫畫。「畫作殊」，畫的很突出。「殊」，突出。這開頭兩句是倒裝句，可以這樣解釋：這個蒼鷹畫的真突出，因而素絹上起來了風霜了。「風

霜」，形容鷹的威武，杜甫以前，有人用「風霜淚厲」形容鷹。

「掇」，同「竦」字。「掇身思狡兔」，說畫上的鷹，拳著身子，好像看見了兔子，要撲過去似的。

「愁胡」，從前人描寫鷹，有「深目蛾眉」，狀如愁胡之句，故杜甫用作典故。此句是說，鷹側目而視，好像「愁胡」。「愁胡」，愁思的胡人。

「條」同「縹」，絲作的帶子。「斂」，轉軸。養鷹的人，用帶子，一端縛住鷹腳，一端縛在轉軸。「摘」，解除。此句是說，畫上的鷹，像活鷹似的，會解除帶子和轉軸，飛向空中。

「軒楹」，長廊的柱子。養鷹的人，如果要鷹去獵小鳥或兔子，呼之即飛。此句是說畫上的鷹像活鷹一樣，呼它一下，就會飛出長廊的柱子。

「何當」，何時。「凡鳥」，小鳥。「毛血」，鷹擊凡鳥後，凡鳥的毛血。「平蕪」，平曠的野地。此兩句接著上面四句來的。上面四句形容畫上之鷹跟活鷹似的就要解除練子，向空飛去，這兩句就想像它飛到天空就要擊凡鳥，在平曠的野地灑滿了毛血。

這首詩雖然題《畫鷹》，然而也有寓意。鷹，比作有擔量、敢作敢為的人；凡鳥，比作一些壞人。全詩大意是：敢作敢為的人，跟鷹一樣，眼前雖然帶著絲帶，站在架上，可是時候到了，就會解去帶子，飛到空中，抨擊那些凡鳥似的壞人。

杜甫寫《畫鷹》有寓意，爸爸在那個時候選《畫鷹》來教孫女，是否也有他的寓意呢？

小鋼從小身體羸弱，經常生病發高燒。大約在一九六五年十月間，小鋼突然又發高燒，後轉為低燒，久久不愈。爸爸和小曼帶著小鋼去了許多醫院，有的說是風濕熱，有的說是腎盂腎炎，又有的說是無名熱，最後住進中醫院，偶然聽一病友說，會不會是肝炎？於是請大夫查肝功，果然是無黃膽性肝炎。我們都十分焦慮。幸虧轉入三〇一醫院，經過一個多月的治療，才得以徹底痊癒。這件事前後折騰了近半年，爸爸也陪著焦急了幾個月，而那幾個月正是有各種傳聞說要把爸爸作為「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總代表」來公開批判的時候。

正是那個時候，有位好心朋友悄悄向小曼透露：最近在一次文藝界小範圍的內部會議上，中宣部長陸定一點名批評了茅公，稱茅公是資產階級文藝路線的代表人物。後來我們又聽說，作協整理了一份批判爸爸的材料，其中把爸爸解放後所寫的獎掖提携青年作家的大量評論文章，說成是與黨爭奪文學青年，是蓄意培養資產階級文藝事業的接班人。對於這兩個傳聞，我們當時沒有告訴爸爸，怕影響爸爸的情緒。「文革」後，我們才在閒談中告訴了他。爸爸曠達地說：「這也是意料之中的，你們不告訴我，我當時也已經料

